

曬書堂集

曬書堂文集卷三

棲霞郝懿行蘭皋著

敘

新製書衣敘

余自七歲入家塾日讀論孟數行至十三從外傳輒令
手一編皆時文率日誦一篇未幾遂令學爲文應童子
試時余年十六不獨諸經膏如卽四子書尙未粗知大
義也又三年補縣庠弟子員再三年食餼於是專治時
文習舉子業而經史益高閣矣東省教弟子甚無法其

舊家世族學有淵源猶知教子弟以遠到至於寒鄉僻壤子弟初入學無論穎鈍但讀一經多者至兩經三經而止便學操觚爲文意在速能其英分稍異者遂已博巍科致通顯卽鈍者揣摩時趨間亦僥倖弋科名功成求得則遂高自誇詡稱名儒若忘其中之無有也父兄旣以此獲售於是教子弟亦復然數十篇腐爛時文不徒作隨身竿木並奉爲傳家衣鉢至於經史諸書務囚鎖深室中類怪物不則散置破簾飽蠹魚腹意若恐子弟一見遂荒其務時文之業者此東省教弟子類如此

而余亦隨俗波靡浮沈幾二十年以至於今未已也夫
弟子之聰明精專彊固隨所試靡不效在教者之善用
而已古之教弟子以倫紀爲先務不令爲文而古人無
不工文者此聰明有餘之驗也今以數篇勦襲之時文
半生攻苦盡耗其有用之聰明以赴之士當束髮授書
居心已苟卽他日立朝安得不依阿取容渙忍無恥士
風之壞職此之由夫學求心得而已非必屏舉業薄功
名然亦曰得之不得曰有命而已故余嘗謂教弟子者
準歐陽公讀書之法自七八歲始不過十五六歲大約

諸經已讀畢然後出其緒餘文亦易工處爲通儒出爲
名臣此之所得視彼何如耶余數年來持此教弟子之
法而自顧卑賤不能冀俗之因余言而改也且奈之何
哉今年丁未夏歸自都門家大人進而命之曰吾有藏
書如千卷無書衣舊常散置卽藏猶弗藏矣吾不能爲
縹囊緗帙然麤麤布可市也爾善爲之吾且督率以先
爾焉於是經始於七月七日告成於八月三日工旣訖
偶憶余平日之所感者因援筆而爲敘

意氣勤勤似宋四子文筆

牟默人

寶訓敘

閒步隴頭曉煙中聽犁聲日午饁婦荷楸憩柳陰主伯
彊以輩聚噴於野午後樹下枕鋤眠及覺三五父老圍
坐課雨占晴說歲事所宜靡靡可聽過桑陰見蠶妾提
筐往來徑陌歲旣單邨南邨北繰車響徹時至六月溽
暑蒸人思得一清涼境界因取簷笠戴之散步畦中值
園丁偃僂揮鍤決渠倦向蝸廬小臥伺食菜鳥雀起驅
之俄而架架軋軋悠揚清滑則桔槔聲在柳陰中矣諸
所見聞令人塵土腸一旦洗盡此人野處山居曠若麋

鹿我輩過其前如不見見亦傲然不爲意就與語乃不知市井無論朝廷也亢倉子曰事農則樸樸則易用豈不然歟古之爲書多矣周官書種稌之種縣於邑閭漢世力田與孝弟同科唐以二月進農書惜乎前時撰著汔無存者後代所傳皆出文人懸擬揣測千慮之中不無一失惟農家者流街談里語言皆著實所謂甘苦閱歷者非耶獨恨記傳諸書收採寥寥向使天子命一官適四方輶軒采之積旣多付太史爲之編次農桑之書不當與風雅比烈哉偶檢遺編輯爲寶訓農語爲經諸

書爲傳其無經可附乃依類散列於左語曰不習爲吏
視已成事以農證農得非所謂成事可視者歟或疑經
傳倒置謂不當以農語冠諸書余請答以孔子之言曰
吾不如老農乾隆庚戌端陽後書

易說敘

四聖人之書一言而盡曰時而已蓋聖人因時而闡義
學者玩義以趣時雖聖愚異稟滄漓殊勢至于會意愜
心考辭尋理如登周孔之堂諄乎臨父兄師保思何深
哉前世說者輔嗣稱最自伊川考亭發揮六爻旁通四
象義皇之旨曠若發矇矣然程子略象數而言理朱子
主卜筮以明義大致固已懸殊矧考亭之學淵源堯夫
其于伊川雖大體紹述然而同歸殊塗豈易要諸一致
又本義之作其文簡而不煩蓋將陶鎔程傳漚液羣言

然在淺學薄植牽義拘文略窺半豹坐失全牛者多矣
私竊病焉爰罔恤蕪陋竊操學海之蠡私竄文囿之雉
又復薈粹儒先汎濫眾說當其切理厭心一得之愚輒
乃舉其蕭艾登其荃蕙雖知取舍乖方亦復情難自禁
者也昔孔氏疏詩旣列己意于前復取毛傳鄭箋各附
篇末昭其慎也今用其例愚說大字單行其傳義異同
用細字夾注其下以還舊觀蓋欲竊效冲遠之疏詩終
不敢如輔嗣之注易王子仲冬長至後

詩問敘

詩問者凡錄余與瑞玉閒居答問之語非注詩也以其
皆爲詩設題以詩問爾閒居答問之語不具錄錄其稍
可著爾嘗論詩之爲教溫柔敦厚於凡人之輕險性之
浮薄者不足語之瑞玉穎悟人也幼時夢誦天保聲朗
朗於後遂不忘比長讀書創通大義尤喜談詩嘗以己
意著葩經小記然亦不自珍賞散置篋篋間余見而異
之因共商推及考論儒先同異以爲傳名解經願與經
或不應儒家反斤斤墨守何也余謂小序之作自昔相

傳出自西河然而子輿氏不云乎善說詩者不可以文
害辭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斯得之審若西河作者於志
宜無弗得矣又焉用吾孟氏意逆爲也由斯以談考亭
辯序不爲過矣況毛鄭以下哉大抵窮經以經爲主甯
可舍傳以就經毋甯屈經而伸傳也始者頗疑欲尋天
經須問修人繼思乃不如操管窺之爾身卽侏儒庸何
傷乎語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以此發願二三年間便
欲了卻此經涵濡咀味各以己所意逆而得者考其文
辭與其志意無大害者便私喜以爲得之矣當其新義

創獲直將獨尋天徑甯復知修人之爲近而侏儒之爲遠也劉記旣久藏弄遂多加以小記拾其香草附益成書已又獲牟氏詩意搏拊如千條乃哀而錄之凡爲七卷皆私喜以爲得之者自揆樸昧學復荒蕪未免疎繆之譏昔人云知者不必言言者不必知斯之謂矣自從發願以至今日餘七年所乃得粗有所就嗟嗟瑞玉之夢偶然爾而緣此遂相與著書回憶六七年間答問之語業已不復省記恍惚如夢矣又況自今以往數十百年後讀此書者惡知不以爲是夢中嚙語失笑啞啞也

嗚呼彼直眞夢者矣乾隆甲寅二月旣望

禮記箋敘

禮記叢書也漢儒言禮惟高堂生十七篇學者以爲正經此則其傳也然此記亦不專釋儀禮往往依傍詩書春秋之文雜取諸子傳記之說以故純疵間出讀者不能無憾雖然聖人之言萬世無弊至於賢人之言其可議者固多矣且如論語孟子中使民戰栗之言舊君有服之對先儒猶多不滿矧禮記雜出於周秦漢儒者乎今考其書如深衣奔喪投壺蓋古經之逸簡昔賢之記錄也中庸大學義理精深曲禮少儀內則實小學之支

流聖經之餘裔也其餘大抵漢儒編綴大而朝祭軍賓
冠昏鄉射細而日用飲食縟節繁文靡不兼收竝採鉅
細無遺學者以其選言宏富便於誦習視儀禮難讀周
官不全相去固有間矣此禮記所以得與四經竝垂也
魏晉以後此書盛行竝尊康成之注蓋以鄭學莫精於
禮是書之於鄭學尤其精者也雖或旁引緯書時生異
解祫禘偏信魯禮王制多指夏殷五廟但守元成七祀
惟據祭法六天二地王肅駁其違配讐南郊趙匡矯其
失此則大醇之中不無小疵然而名物度數先古遺文

博參互證誠可謂此書之功臣注家之鼻祖也歲在癸丑愚以讀禮餘暇因取鄭注反覆研究自維疎陋不能有所發明獨於其間私有疑惑輒附康成注後名曰鄭氏禮箋余家居東海去康成故居僅三百里而遙先生之風心嚮往焉今之箋禮蓋竊取康成箋詩之例云乙卯秋七月望後五日

重裝墨刻敘

此刻乃余八世祖中丞公筆也祖諱晉居林下日於詩古文辭外尤工書法爾時親戚交游閒收藏蓋夥泊遭兵燹向之藏者悉爲灰燼矣行生也晚於先人遺迹雖零簡隻字凡有所得輒亟加裝潢襲而藏焉邇歲冥心蒐討僅得所爲詩古文詞如千首屬他人鈔本而我祖手迹闕如也頃從舊帙中簡得此刻綜計之詩一記一俱祖所自著又詩二一復作一璜作復祖之弟璜祖之子也又詩五則親戚交游倡酬之作而皆祖手書也披

閱之餘愛其筆力清遒丰骨高峻是真得晉人家法者
惜乎苔剝雨蝕損其什一幸有存者又已飽蠹魚之腹
而前時出諸灰燼者卒爲斷簡零章而已矣雖然先人
手澤余何忍沒是用次其零亂補其闕漏閱日而成此
摺嗟乎德裕平泉雖一花石耳目之玩猶昭示後人勸
其勿失矧夫覩其書想見其人尤所稱筆墨有靈者乎
我子孫尙知所寶哉

詩意敘

雪夜余翦燭瑞玉擁爐婢子注水銅壺煮茗拂几塵相與讀詩意未終卷余曰此非詩意牢子之意也牢子蓋疾夫世俗之談詩者不顧其安都令人晝欲臥乃獨崎嶇尋絕壑荒邱斲合於古作者之意吾惡知必有合也瑞玉曰牢子言之矣其述子與氏也以意逆志斯爲得之牢子之意則詩之意也余曰小序吾不知之矣乃若二南之篇吾知爲周之西王風之作吾知爲周之東今也西其東亦東其西非倫也宣有雅平無頌吾所知者

今也劣宣而優平此亦非吾所知也吾其爲東周乎以是爲孔子予平王也夫東周之說則未知爲平王歟敬王歟審如牟子之論惟東周無盛王故孔子欲興起其治爾安在爲予平乎瑞玉曰無以多譚爲也夫時鳥候蟲自鳴天籟語不同聲聊以適己意焉爾且子不嘗爲詩問乎其意亦若是焉已矣子難牟子人又以難子也余無以應之乃笑曰如卿言亦復佳耶爐炭熾甚茗熟啜之更翦燭相與讀之終篇焉

韓詩外傳考證敘

韓詩外傳十卷蓋殘闕不全之書也案漢志內傳四篇外傳六篇迨隋志止存外傳仍題爲十篇蓋後人掇拾或分析其簡以求合漢志十篇之數非本書也書中多儒先緒論旁及諸子遺說又如孔子爲司寇之命古天子卽位之策皆有典法非經師不能道又如卯蘭喻性卽是董子繁露之旨董韓同時孝武中嘗會論上前董不能難而是語與繁露合是則董之精者韓亦不能易也仲舒治春秋談災變而是書言雩而雨猶不雩而雨

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而不治其論甚正故漢志云其人精悍處事分明是則韓之精者董亦不能易也書經屢寫脫誤頗多偶獲舊本因加校讐往往是正此間地僻無書懿行又束書不觀不能抽繹考訂是一恨也其書雖殘遺說猶時時見於他書如第一卷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引詩父母孔邇据漢書引注韓詩敘汝墳辭家也是其證也文選注引韓詩漢廣悅人也而是書第一卷處子佩瑱而浣亦其證也他如第一卷行露之說與劉向列女傳同甘棠之說與漢書王吉傳同第三卷

嗟嗟保介以證楚莊王之不祭河也第七卷征夫捷捷
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第九卷宜爾子孫繩繩
兮言賢母使子賢也凡此之類皆韓詩家舊說勵存是
書內傳久亡無可考證是二恨也又案漢志韓有易傳
二篇亦經久亡而是書第三卷第八卷稱易有一道大
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
也第六卷稱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
妻凶言困而不見據賢人也易中孚九二云我有好爵
吾與爾靡之釋文引韓詩云靡共也案詩當爲易字之

誤也漢書蓋寬饒傳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此亦韓易廩存而未亡者也烏庠古書存者百無一二斷篇殘簡讀者愈益珍重茲書雖殘宜以珍繁露者珍之淨几明窗焚香靜對守此二珍因忘余之二恨矣嘉慶三年四月望前四日序五年六月五日書

補遺

陰陽相勝氛祲細氲也

大戴禮記少閒篇水土米細句盧辯注引

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

漢書

王吉傳駿爲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如瘠注曰華與元曾參

之二子也即引此韓詩外傳之文一曰曾參之子字
華元師古曰二子是也案大戴禮曾子疾病曾元

抑首曾華抱足是韓詩所本與檀弓記異也

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後漢書班超傳章懷注引

鄭交甫逢士女魑服康熙字典魑字注引案此見說文

鵠鵠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者乎大戴禮易本命篇注引韓詩內傳曰

案鵠疑鵠字之譌

魯哀公噴然太息文選舞賦注引

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為主吾以此封汝周公曰天子

無戲言王應時而封故曰應侯鄉漢書地理志潁川郡父城下注應鄉故國

周武王弟所
封應劭注引

齊人崔杼弑莊公陳不占聞君有難將往赴之食則失
哺上車失軾其僕曰敵在數百里外而懼如是雖往其
益乎占曰死君之難義也無勇私也乃驅車而奔之至
公門之外聞鼓戰之聲遂駭而死君子謂不占無勇而
能行義可謂志士矣文選長笛賦注引此二條皆今本所無後一條見新序說苑
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
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也史記夏本紀貢

維土五色
注正義引

鳳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昏鳴曰固常晨鳴曰發明晝

鳴曰保章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

太平御覽引說苑辨物篇保章作

保長與廣雅同毛詩義疏則云朝鳴曰發明晝鳴日上翔夕鳴曰滿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保長

壺海生詩草敘

懿行少學詩文茫未涉其藩籬而於詩尤瞢如雖嘗有
作不能工又不肯竟學以是荒落久矣歲在丁未以嫺
連故獲謁古邨先生於舊草堂輒持文藝就正先生不
拒細加斧削屬望良殷行於是遂師事焉先生居福之
海瀕右拱之罍左挹磁山山高水長先生之風於焉斯
在行學慙寡昧無能窺測高深又去先生且百里不獲
晨夕請業每郵笥寄文評閱亦嘗於文尾附五字詩請
正而揣摩時趨非由心得然嘗竊見先生詩反復隄諷

雖不能至心焉嚮往於是者有年矣庚申初秋行在京
邸接奉先生手書兼以詩篇賜讀比冬臘間行接家書
慘離五五粵辛酉春倉卒旋里閱半載餘時以未獲登
堂展謁爲恨迨今年春初先生仍以前編見寄欲令償
夙負也行曉夜披吟乃益盡見曩時所未見所爲心嚮
往者倍益切而自慙寡昧倍益深矣竊維先生以霽月
光風之度地兼山海之靈齒逾不惑解組歸田今甫耆
年消搖林壑家居日久課讀問耕世味淡而詩味濃及
於親戚友朋良游話舊興到筆隨往往有作行故不解

爲詩者也然讀之終篇竊覺累磁兩峯山林冥宿蓬壺
仙鳴天鏡摩空恍如置身山海間烏虬先生真移我情
矣行於是請退而學詩壬戌孟春下澣謹敘

證俗文敘

余年在踰立始有志乎讀書資性遲鈍日裁數十行能
倍諷者裁百餘言及浹辰之間忽忽如夢彼百餘言已
亡其半更閱一時半者又亡偶復追憶茫如隔世今齒
將及艾前志不遂良可於邑日月不貸人一得之愚恐
終不復能爲我有也近六七年來遇有所得用紙劄記
藏弄遂多今檢其紙有破損者雨溼者煙熏者紙尾細
書不可辨者迺者涖灘之歲稍欲收拾散亡集而錄之
作噩之年迺能麤就分別部居令不雜廁凡爲十九卷

命曰證俗文蓋慕服子慎通俗文兼取儒林傳疏通證
明之意云

山海經箋疏敘

山海經古本三十二篇劉子駿校定爲一十八篇卽郭景純所傳是也今攷南山經三篇西山經四篇北山經三篇東山經四篇中山經十二篇并海外經四篇海內經四篇除大荒經已下不數已得三十四篇則與古經三十二篇之目不符也隋書經籍志山海經二十三卷舊唐書十八卷又圖讚二卷音二卷竝郭璞撰此則十八卷又加四卷才二十二卷復與經籍志二十三卷之目不符也漢書藝文志山海經十三篇在形法家不言

有十八篇所謂十八篇者南山經至中山經本二十六篇合爲五臧山經五篇加海外經已下八篇及大荒經已下五篇爲十八篇也所謂十三篇者去荒經已下五篇正得十三篇也古本此五篇皆在外與經別行爲釋經之外篇及郭作傳据劉氏定本復爲十八篇卽又與藝文志十三篇之目不符也酈善長注水經云山海經麤縕歲久編章稀絕書策落次難以緝綴後人假合多差遠意然則古經殘簡非復完篇殆自昔而然矣藝文志不言此經誰作劉子駿表云出於唐虞之際以爲禹

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王仲任
論衡趙長君吳越春秋亦稱禹益所作顏氏家訓書證
篇云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由後
人所羈非本文也今攷海外南經之篇而有說文王莽
所海外西經之篇而有說夏后啟事夫經稱夏后明非
禹書篇有文王又疑周簡是亦後人所羈也至於郡縣
之名起自周代周書作雒篇云爲方千里分以百縣縣
有四郡春秋哀公二年左傳云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
大夫受郡杜元凱注云縣百里郡五十里今攷南次二

經云縣多土功縣多放士又云郡縣大水縣有大繇是
又後人所躡也大戴禮五帝德篇云使禹敷土主名山
川爾雅亦云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觀禹貢
一書足覘梗槩因知五臧山經五篇主於紀道里說山
川眞爲禹書無疑矣而中次三經說青要之山云南望
瑋渚禹父之所化中次十二經說天下名山首引禹曰
一則稱禹父再則述禹言亦知此語必皆後人所躡矣
然以此類致疑本經則非也何以明之周官大司徒以
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土訓掌道

地圖道地隱夏官職方亦掌天下地圖山師川師掌山林川澤致其珍異邊師辨其工陵墳衍邊隰之名物秋官復有冥氏庶氏亢氏翬氏柞氏雍氏之屬掌攻天鳥猛獸蟲豸草木之怪蠃左傳稱禹鑄鼎象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民入山林川澤禁禦不若螭魅蝮蜮莫能逢旃周官左氏所述卽與此經義合禹作司空灑沈澹災燒不暇攢濡不給挖身執藁垂以爲民先爰有禹貢復著此經尋山脈川周覽無垠中述怪變俾民不眛美哉禹功明德遠矣自非神聖孰能脩之而後之讀者類

以夷堅所志方諸齊諧不亦悲乎古之爲書有圖有說
周官地圖各有掌故是其證已後漢書王景傳云賜景
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是漢世禹貢尙有圖也郭注此
經而云圖亦作牛形又云在畏獸畫中陶徵士讀是經
詩亦云流觀山海圖是晉代此經尙有圖也中興書目
云山海經圖十卷本梁張僧繇畫咸平二年校理舒雅
重繪爲十卷每卷中先類所畫名凡二百四十七種是
其圖畫已異郭陶所見今所見圖復與繇雅有異良不
足据然郭所見圖卽已非古古圖當有山川道里今攷

郭所標出但有畏獸仙人而於山川脈絡卽不能案圖會意是知郭亦未見古圖也今禹貢及山海圖遂絕跡不復可得禹貢雖無圖其書說要爲有師法而此經師訓莫傳遂將湮泯郭作傳後讀家稀絕途徑榛蕪迄於今日脫亂淆譌益復難讀又郭注南山經兩引璨曰其注南荒經昆吾之師又引音義云云是必郭已前音訓注解人惜其姓字爵里與時代俱湮良可於邑今世名家則有吳氏畢氏吳徵引極博汎濫於羣書畢山水方滋取證於耳目二書於此經厥功偉矣至於辨析異同

秉正譌謬蓋猶未暇以詳今之所述并採二家所長作
爲箋疏箋以補注疏以證經卷如其舊別爲訂譌一卷
附於篇末計創通大義百餘事是正譌文三百餘事凡
所指擿雖頗有依據仍用舊文因而無改蓋放鄭君康
成注經不敢改字之例云嘉慶九年甲子二月廿八日

李柘村指頭畫敘

柘村隱於畫者也畫不惟其貌惟其神其畫唯用兩指鉤摹大意既而潑墨淋漓五指竝下及成別具神理以此重於時先是畫家無用指頭法自 國朝高大司寇

且園始

癩真子五記司馬溫公云私第諸處榜額皆公染指書其法以第二指尖抵第一指頭指頭上

節微屈染墨書之此則指頭作書溫公創意以此作畫且園以前蓋未有也余嘗覽且園一冊自述生平本用古法其改用指頭乃以夢中得之其事固奇今觀其畫骨氣清高殆疑天授非人功可造也柘村之

先大人曰悔道人嘗以其法馳聲畫苑柘村傳其家學衍而暢之生平足跡半天下北過燕趙出居庸西經關

陝南下荆門遊吳越者凡二十餘年所見所聞一寓之於畫所至紙素全集從晨訖暮可作數十紙然逢人輒作旣不少重惜以此求者益夥柘村一無所卻手爲之涅指爲之禿目亦爲之翳吾不知其人將隱於畫耶與畫將隱於其人耶余居嘗自歎浮生勞攘甘爲形役作苦不休至於形弊然後已吾不知其人將役於畫耶與畫將役於其人耶將求畫者復爲其人之畫役耶塵世浮游當作畫圖觀有識者儻不以畫師目其人可也柘村海陽世家高才宿學顧不求仕進世亦無能知之者

獨知其畫耳其人今老矣行且倦遊出橐中金買山而
隱所居林泉幽勝如在畫中烏虜柘村其可以隱矣又
工鑄印玉晶銅牙各臻佳妙勁道入古生動有神不復
以雕飾爲工蓋與作畫同一機軸云

嘗見柘村畫青雞尾長數倍於身川陝間人常用作
膳余稽爾雅秩秩海雉夏小正言予雉爲蜃皆是物
也漢書西域傳載師子似虎正黃尾端毛大如斗柘
村所作蒼黑色尾毛又不甚大唯兩耳中有韃毛舒
之可長數尺

按如是我聞四載康熙十四年西洋貢
獅有見者言其身如黃犬尾如虎而稍

長面圓如人不似他獸之狹削與此又復不同又言
忽一震吼聲如無數銅鉦斗然合擊殿馬間之皆戰
慄伏櫪下移時不敢動獅初至時少宰阿公禮稗曾
橐筆對寫一圖筆意精妙題曰元人獅子真形圖
其在吳門遣人入水取姑蘇臺瓦精堅蒼潤堪中硯
材皆柘村所獨得古今未有言及者也附著於篇用
廣異聞焉嘉慶十年乙丑仲冬

竹書紀年校正敘

紀年晉書束皙傳十三篇隨經籍志十二卷題云汲冢書竝竹書同異一卷卷卽篇也汲冢書卽紀年之舊本其竹書同異一卷似是校書者之附著也隨之十二與晉之十三蓋不殊以同異一卷別在外故也唐藝文志十四卷題云汲冢書無同異一卷蓋後之編書者襍入紀年中矣宋藝文志三卷題云荀勗和嶠編其卷數幾減三倍於前蓋由後人以意合之爾今本又止上下二卷不知復誰所合也而晉隨唐篇卷之舊遂泯然無復

蹤跡可尋懿行病此久矣然三卷二卷既合乎其所必不可合今之此本仍分乎其所得不分非好異也以存古也自黃帝至帝舜一卷古遠文略也帝禹至帝相一卷治亂之次也帝少康至帝廩一卷備興衰也帝孔甲至帝癸一卷皆季世也殷商成湯至雍己一卷明繼聖之難也太戊至陽甲一卷存商也盤庚至庚丁一卷存殷也武乙至帝辛一卷殷終也周武王至康王一卷致太平也昭王至孝王一卷始衰也夷王至幽王一卷西周之終也平王至貞定王一卷春秋之終也考王至

烈王一卷六國之勢成也顯王至隱王一卷東周之終也凡十四卷欲以少存晉以來篇第之舊而與晉之十三篇則不合者彼不數黃帝至帝舜一篇也杜預左傳後序言紀年起自夏殷周東晉傳亦言記夏以來至周則與今本絕異而史記集解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卽又與今本同然四子竝晉初人於是竹書方出列在秘書四子旣親讀何得同時所見便爾乖張而勗獨被詔撰次或預暫未覩全篇勗嶠旣同撰次自宜以起自黃帝者爲定也郭璞亦晉人也其

注山海經爾雅穆天子傳每見援摭而黃帝之篇曰昌
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顓頊之篇曰帝產伯鯨是維若
陽海內大荒經注引之葛洪亦晉人也引汲冢中竹
書言黃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木爲黃帝之像帥
諸侯朝奉之見太平御覽是洪璞所見本亦卽起自黃
帝勛嶠所編者也故曰預哲所見未是全篇信矣然今
本雖同起自黃帝而燼簡斷札殘缺實多以唐宋人援
引此書者校之因脫隨補卽缺繕完亦以存古也而新
唐書劉昫傳引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劉知幾史通引

執我行人鄭棄其師隕石于宋五諸如此句竝直錄春秋經文而執我行人句似有缺脫又開元占經亦多引紀年其言或怪異又所引皆不見於今本及佗書此類疑皆好事者爲之也至汲冢得書之年杜預束皙俱當時親見杜云太康元年束皙傳則作二年不同者杜欲述平吳之事故遠繫元年傳據得書之實故指言二年也而史記周本紀正義曰汲冢書晉咸和五年汲郡汲縣發魏襄王冢得古書冊七十五卷夫以太康爲咸和自晉歷唐數百年間已成巨錯况古書茫昧閱數千年

科斗失真魯魚踵謬文字是非又孰從而正之嘉慶十

三年四月

附 竹書紀年通考

今校正竹書紀年上下二卷其卷不知誰所分紀年之書古本亡今本蓋經後人補綴而成也其書牴牾甚多如黃帝之篇而稱昌意產帝乾荒據乾荒黃帝孫黃帝尙存卽乾荒不應稱帝證以顓頊之篇書產伯鯀帝堯之篇書放子朱二文互勘失其義也尙書載堯命舜首咨四岳此云帝使四岳錫虞舜命是爲與書不合五帝學曰成均此云入學用萬本夏小正之文是爲與記不合夏后帝相旣已稱帝旣書居于斟灌不應復去帝號

也羿浞繼篡仍用夏年卽書世子少康生不應更復稱
夏也殷商一代通不稱帝卽書帝乙帝辛不應更襲帝
號也而帝舜囚堯帝啓殺益太甲殺尹諸與經傳俱不
合周公未薨而書魯大禘于周公廟且禮云不王不禘
魯旣自禘矣而平王之四十二年又書魯惠公使宰讓
請郊廟之禮而王猶使史角如魯諭孰謂成王賢君而
令魯得禘于周公廟也東遷已還事雜言唯尤多躋駁
周王皆書名襄王已後更不書名諸侯皆書卒平王已
前又雜書薨惠王元年書王如成周王謂周王也顯王

已下凡書王者又爲魏王矣而梁惠成王元年方稱韓
共侯旋稱韓懿侯周隱王元年之鄭宣王卽顯王三十
八年之鄭威侯俱一人而有兩稱甚無謂也杜預春秋
後序云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今案成王三
年書夏四月初嘗麥平王四十一年書春大雨雪此爲
用夏正無疑而平王五十一年書春二月乙巳日有食
之景王十三年書春有星出婺女此二事具見春秋經
傳魯隱公三年春二月及昭公十年春正月若用夏正則周之春當爲夏之
冬周之二月當爲夏之十二月而五十一年當爲五十

年十三年當爲十二年矣蓋紀年古本俱用夏正今本平王已後改用周正所以其書前後多舛誤也杜預言紀年起自夏殷周和嶠言起自黃帝不應同時所見乖異若此疑其書古有二本也隨書經籍志有竹書同異一卷其紀年止云十二卷唐書藝文志復云十四卷較多於前者疑同異一卷或經後人羃入各卷中今已不能具詳而其中顯然爲後人補綴者如夏世子少康生注云丙寅年少康自有仍奔虞注云乙酉年伯靡伐浞汝艾殺澆注云甲辰年伯杼滅戈少康歸夏注云乙巳

年此四條與本書體例不合疑據左傳事實而補成之者穆王之篇云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又云征犬戎取其五王以東又云西征于青鳥所解又云西征還履天下億有九萬里此四條俱附於十七年秋八月遷戎于太原之下疑據山海經穆天子傳注所引而誤附之者又烈王二年書秦胡蘇帥師伐韓韓將韓襄敗胡蘇于酸水顯王三十一年又書秦蘇胡帥師伐鄭韓襄敗秦蘇胡于酸水注云不知何年附此三十五年書楚吾得帥師及秦伐鄭圍綸氏注云不知何年附此又

十六年書秦伐韓閼與惠成王使趙往破之注云不知
是何年又隱王七年書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注云此年
未的此四條竝是校書人附著之者又云成康之際天
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李善文選注及太平御覽
皆引作紀年而史記周本紀亦有此語又云韓昭侯之
世兵寇屢交史記韓非列傳索隱亦引作紀年而今書
不載此二條亦皆校書人所附著者至于夏之末篇書
自禹至桀商之末篇書湯滅夏以至于受周幽王之末
篇書武王滅殷以至幽王竝記王者世數以及歷年多

少之數此三條裴駙史記集解亦俱引作紀年又夏帝
泄十六年書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緜臣
注中殷侯子亥四十三字郭璞大荒東經注復引作竹
書已上四條蓋皆此書中舊注語也而今紀年本竝題
沈約附注然約傳旣不言注是書又約梁朝人而晉葛
洪著抱朴子引汲冢中竹書言黃帝旣仙去其臣有
左徹者削木爲黃帝之像帥諸侯朝奉之見太平御覽
所載今其文故在注語中葛在沈前證知今注非約所
爲蓋此舊本有注故葛洪郭璞裴駙互皆引之而世徒

見今注多與宋書符瑞志相亂便疑是約所爲乃不知
今注此類蓋皆後人羈入之亦或符瑞志卽據紀年注
爲之要其非約所爲亦明矣今雖仍存其注而各附辨
證於下以深明其不然又紀年正文經後人羈入者亦
復不少新唐書劉貺傳云貺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
會皆舉諡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棄
其師皆孔子新意知按春秋經傳而爲也劉知幾史通
戒經篇云觀汲冢所記多與魯史符同執我行人鄭棄
其師隕石于宋五諸如此句多是古史今按二書所引

紀年恐非也杜預雖稱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然無
直用經文者今略舉三事證明之一則襄王二十年書
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春秋經書天王狩于河陽一則
匡王六年書晉靈公爲趙穿所殺春秋經書晉趙盾弑
其君夷皋一則簡王十三年書晉厲公卒春秋經書晉
弑其君州蒲此其書法不同之尤者若如前書所引竝
直錄經文不更一字與本書之體亦不合疑皆經後人
所彙也今本既不載因不復補入之又開元占經亦多
引紀年其引晉定公二十五年云西山女子化爲丈夫

與之妻能生子其年鄭一女生四十人二十死又引周
烈王六年云晝晦又引顯王十四年云邯鄲四噎室多
壞民多死又引今王四年云碧陽君之諸御產二龍此
四條今書亦不載因不復補入之其餘凡是唐已前書
所引皆据補竝資考訂焉事具於左

送王春溪員外遊越中敘

越中山水名天下又書籍淵藪也自昔士大夫居焉遊焉樂斯二者弗能去余生未嘗履越中然山水之佳者每往來於心書籍北來者時流覽於目也居嘗自念山水仁智之樂書籍聖賢之心非夙具慧業種福緣不能兼二者而有焉有亦不能領也今年在始衰塵俗逼人自知不免川巖佳趣無以爲懷惟讀書靜照差可忘求又他鄉著書聊足遣日如斯而已京師琉璃廠者書肆所湊也願偶思購一書卽多不可得間有得者又往往

爲彼居奇不輕售余病此久矣以故不能多聚書當其
必用輒假諸人及至還書一紙又缺半生夙負積算良
多至若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如此境界更不敢作夢遊
想矣老之將至當復奈何美志不遂良可歎悵而春溪
先生乃今獨爲越中之遊先生故宦於越者也於越中
山水及書籍宜無所不觀今復有此舉者蓋登臨之趣
領會尤深篇卷之緣結習未盡也余於先生年輩俱後
獨斯二樂竊有同情然不能追隨其後者此事蓋不可
強當由未具慧業種福緣故與雲山江水鬱乎蒼蒼先

生書船滿載穰穰雖不能至心嚮往焉先生瀕行舉二
樂從容諭余與言未終而此心已馳於彼矣又承示所
欲得書疏其最目將爲代購余旣壯先生之行又感殷
勤之意謹述所志以質諸先生嘉慶戊辰九月二十三
日

謝氏族譜敘

謝氏之先蓋鼻祖於黃帝晉語稱黃帝之子得姓十四人而任居第七世本稱任姓之宗得國者有十而謝居其一周宣王時封舅申伯於謝而任姓之謝始微或言宣王封舅於徐楚辭注引詩申伯番番旣入于徐是也或言于序王符潛夫論引詩于邑于序是也不同意序徐謝俱一聲之轉蓋齊魯韓三家詩作徐或作序毛詩作謝良由古讀音緩不須改字序徐謝三者俱字異音同故鄭語云謝西之九州何如韋昭注謝宣王之舅申

伯之國今在南陽然則序徐皆音謝是其證矣春秋之
世魯有成大夫謝息未知去申伯幾何世中葉稍微秦
漢之間書缺有間漢有謝堯謝多謝夷吾謝曼卿落落
亦無多人漢末有謝咸本名服以大鴻臚爲將軍出征
改謝爲射服爲咸見於三輔決錄而儀禮音義第十一
有射慈說經與鄭康成同慈必咸之族人此皆謝氏舊
譜所未詳而可以補其缺漏者也自周以前謝爲國春
秋以後謝爲氏居南陽者後漢有謝該以名儒爲孔融
薦拜議郎見儒林傳而吳有謝景吳志列傳載謝暉漢

尙書郎徐令徐卽申國舊封詩人所稱申伯入徐者也
哭子承撰後漢書稱哭仁孝明達哭弟貞篤學尙義舉
孝廉建昌長承武陵太守博學洽聞子崇勛竝知名蓋
謝世居南陽以國爲家後遷會稽山陰至哭承而始大
晉氏過江安石最顯自時厥後世次行事舊譜已頗能
詳茲故無煩覲縷矣謝掾桐詔者會稽人在農曹久恂
謹自將今年春以譜來謁欲蠲資重梓丐余言以冠其
簡余案舊譜或詳於近而略於遠又不原謝所以得姓
受氏之由皆有所未備今故攷而錄之俾資觀省焉因

并敘其譜而歸之

重刻金石三例敘

金石三例者雅雨堂盧氏舊刻也今其版亡爰購而重梓之盧氏刻書凡十餘種皆善本有益於世茲特其一也蓋嘗論之古墓不墳言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後世表而揚之恐人弗見故碑碣誌銘之事興焉然世傳比干墓銅盤銘云石林左泉後岡前道此贗鼎耳史記秦紀載石椁銘賜爾石椁以華氏亦不足信莊子則陽篇衛靈公得石椁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又史記索隱引博物志夏侯嬰葬得銘云佳城鬱鬱三千

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蓋皆好事者爲之耳華陽國志載蜀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爲墓志又言其親埋作冢者皆立方石以志其墓似墓志肇於周秦之間顧世遠文略靡得而詳而西漢杜子夏臨終作文令刻石埋於墓前東漢趙嘉亦有墓前樹石之刻迨魏繆襲改葬父母制墓下埋文欲後人有所聞知張詹刻碑虛造白楸之語欲令後人勿傷又隋代釀家於王戎墓得銘數百字齊春秋載王儉言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爲王琳石誌是則茲事之興自漢魏晉宋以來始

創意爲之而亦不多見故文選止載郭有道碑文以下
五首及劉夫人墓誌竟陵王行狀二首略具梗槩而已
唐宋以來茲事遂繁於是潘氏始有金石例一書王氏
黃氏相繼有作盧氏彙刻爲金石三例凡所標舉不過
唐宋諸家而止論者惜其未備然由此推而上之可從
漢魏晉宋以追求古人之用心未必非茲書之力今茲
之刻殆弗可以已也潘盧俱吾鄉先達之有文者因附
著焉

經治堂解義敘

余以嘉慶丙辰赴禮部試偕牟默人明經過濰獲交岱
封郭君子時初春雪下凍塗未滌日遣家車延余二人
登所謂經治堂者商訂解義疊疊忘勸因屬默人爲其
解義敘顧未見其書也歲戊辰秋來應順天鄉試問其
書屬藁尙未成越六年癸酉陳希白中翰以其師遺藁
視余竝屬讎校則岱封已於前一年捐館舍烏呼其書
存其人亡矣就令中有疑難吾誰與質之余比又抱痾
不時愈而中翰屢促付梓爰強起披覽蓋周易已付鈔

錄尙缺定本此解義二卷似已經編定往往博綜羣言
時出新義而其中未及論定者亦間有焉如上卷兼爲
永字異文一條說文永部旣引詩江之永矣又引詩江
之兼矣明兼永二文毛詩作永韓詩作兼兼从羊聲與
永異讀釋詁永兼俱訓長文選引兼作漾同聲假借字
耳兼與永非古今異文也下卷康誥一條據蔡傳以駁
書敘謂此篇非周公作而篇首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
基以下四十八字經文明白蔡傳指爲錯簡欲移其文
於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上亦說經者所未敢安也成

王作誥命康叔不特見於書敘及左傳伏生大傳亦引
書作新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二句於康誥篇必
非錯簡乃洪大誥治鄭注本釋詁以洪爲代言周公代
成王誥可不必致疑矣又左傳後雖悔之不可食已一
條當用釋詁食僞也僞爲古字通用不可食已猶言疾
不可爲已不食言之食應訓僞不可食已之食應訓爲
爲僞義亦通也杜注訓食爲消古無此訓若以食爲飲
食之食抑又非矣凡茲數義蓋皆作者未定之論謹依
詁訓略加訂正餘亦隨文稍爲整頓校讎甫畢輒以歸

中翰烏呼讀其書益想見其人就令頗有疑難吾又誰
與質之今距過濰阻雪之歲已十有九年矣他日儻遇
默人當以欲質郭君者質之也

春秋說暑敘

春秋難說也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遠矣立乎今日以指定哀定哀又遠矣古有說者左氏以事公穀以義胡氏以文說以事者博說以義者約說以文者繁其敝也博而駁約而膠文而蔽然則奚從皆可從也古之說者多矣就其善者亦宜然也或事同而文異或文同而義殊或孤立而無援或比肩而有耦或顯義達情或微文見義此皆可說者也不以日月說不以名爵說不以書王不書王稱天不稱天說凡所說者質而已非有文

也事者有說者也則不說義者有說者也無多說經所
無者不能說也經所有者不具說斬明大義而止猶未
知當否也凡說之倣駁而不博膠而無約蔽而不文乾
隆壬子孟夏晦日敘

是編自壬子初脫藁越明年以內艱廢業逮乙卯歲
復加訂正增以十例爲第二藁今年秋讀膠西法氏
春秋取義測因檢是編重加校定爲第三藁先是己
未庚申間紀文達公引余說春秋遂覩是編深加嗟
賞且曰吾覽春秋無慮百數十家惟茲能剴盡千秋

藤葛欲爲敘以梓行余退讓未遑也未幾以外艱歸
歲癸亥復來都門而公以抱疴不時見比今年正月
公以疾薨屬負茲時與汪兄銳齋言猶以未及作敘
爲憾嗚呼公可謂好學也已篇中隱三年君氏卒從
顧氏曰知錄之解是公所親定也因錄其語以誌知
音之感云嘉慶乙丑八月望後一日識

春秋比敘

漢人重經術其引經決事輒謂之比陳寵明習法律撰辭訟比奏除漢法溢於甫刑者爲決事比應劭有春秋斷獄決事比例推是而言武帝重公羊宜有公羊決事比宣帝好穀梁宜有穀梁決事比蓋比者例也立文於此取則於彼今懿行治春秋而有春秋比亦因於古也然酷吏杜張往往依託經義濟其深文以法律爲詩書公穀二家幾不免爲世儒發冢而懿行之治春秋也刺取前後經文分別部居方以類聚或事同相比或事異

相比其不在異同之列無與爲比則當在闕疑居嘗持
論彼決事比依經斷獄或不能無失未必非通人之蔽
此春秋比以經證經經義賴以發明未必非千慮之一
也往者望溪方氏春秋比事一書經生家或不道今取
其便於省記爲芟其繁複訂其舛譌放漢人重經之例
題其篇曰春秋比嘉慶己巳三月自敘

補宋書刑法食貨志敘

宋書紀志傳三體悉依放舊史獨闕刑法食貨二志非史裁也別出符瑞志三卷恐導諛也且名爲宋志而竝上臚犧軒以來非斷章也班書古今人表亦同茲謬裁以古義俱法不當存竊謂符瑞可刪刑法食貨可補也沈敘律志而云刑法食貨前說已該隨流派別附之紀傳其說亦非也若隨檢一條動抽百卷讀史旣不勝其煩作史亦從無此例因就沈書輒依律敘刺探紀傳分條共貫譬之割土爲山挹流納澗緝成二篇用資稽覽

云爾嘉慶二十年十有二月識

刑法志出本紀二十四條出列傳三十八條
食貨志出本紀六十九條出列傳二十二條

二共補一百五十三條

宋瑣語敘

沈休文之宋書華贍清妍纖穠有體往往讀其書如親見其人於班范書陳壽志之外別開谿徑抑亦近古史書之最良者也嘉慶乙亥春夏之間余以養疴廢業覽其書而美之時精力衰頽苦乏記功隨讀隨錄分別部居令不雜廁謂之瑣語蓋取不賢識小之意沈又有晉書一百一十卷今亡無存暇時當取唐人所撰晉書以足之然風致不逮休文遠矣

晉文鈔敘

晉人尙清談其源出於王輔嗣何平叔遊心莊老祖尙清虛當塗典午之間餘波所蕩茲風遂競勝士名流靡不馳逸辯吐清辭所謂紅紫成章工陵生韻者矣然當泰始泰康之際耆碩如羊叔子山巨源傅休奔杜元凱輩率皆篤實忠純謀謨弼亮有濟於時凡茲數子不在能言之科嚮使晉朝用人皆多此類王夷甫輩豈能以盛名處大位敗俗傷化如羊公所譏云云哉延及江左王與馬共天下人材不及西朝加以競逐浮華靡存恤

緯燕燕巢幕烏尾畢逋所謂朝不謀夕惴其危矣王右
軍語謝太傅曰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
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急此言真能切中時弊惜當時
君相因循偷安不能用耳余讀晉書鈔晉文凡百數十
首大抵切事實崇要務屏黜虛浮之習一如右軍所論
云道光四年十一月